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 第十八回 假西賓高談紀府案 真孝女快慰兩親靈

這回書接連上回，講得是十三妹他見那位尹先生一口道破他仇人紀獻唐姓名，心下一想：「我這事自來無人曉得，縱然有人曉得，紀獻唐那廝勢燄熏天，人避他還怕避不及，誰肯無端的劫這虎鬚，提著他的名字來問這等不相干的閒事？」又見那尹先生言語之間雖是滿口稱揚，暗中卻大有菲薄之意，便疑到是紀獻唐放他母女不過，不知從那裡怎生賺了這張彈弓，差這人來打聽他的行藏，作個說客。正是「仇人相見，分外眼明」，登時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」，掣那把刀在手裡，便要取那假西賓的性命。不想這著棋可又叫安老爺先料著了！

鄧九公是昨日合老爺搭就了的伏地釘子，見姑娘手執倭刀站在當地，指定安老爺大聲斷喝，忙轉過身來，兩隻胳膊一橫，迎面攔住，說道：「姑娘，這是怎麼說？你方才怎麼勸我來著？」正在那裡勸解，褚大娘子過來，一把把姑娘扯住，道：「這怎麼索興刀兒槍兒的鬧起來了？我也不知道你們這些甚麼『紀獻兒唐』啊『灌餡兒糖』的事，憑他是甚麼糖，也得慢慢兒的問個牙白口清再說呀！怎麼就講拿刀動杖呢？就讓你這時候一刀把他殺了，這件事難道就算明白了不成？貓鬧麼！坐下啞！」說著，把姑娘推到原坐的那個座上坐下。姑娘這才一回手把那把刀倚在身後墜子眼前，看了看，右邊有根桌棖兒礙著手，便提起來回手倚在左邊。鄧九公便去陪植那位尹先生，又叫褚一官張羅換茶。

這個當兒，姑娘提著一副眼神兒，又向那先生喝了一聲道：「講！」那先生且不答話，依然坐在那裡乾笑。姑娘道：「你話又不講，只是作這等狂態，笑些甚麼？快講！」尹先生道：「我不笑別的，我笑你倒底要算一個『尋常女子』。」鄧九公道：「喂，先生！你這也來得過逾貧了，怎麼這句又來了呢？」

那先生也不合他分辯，望著十三妹道：「你未從開口說這句話，心裡也該想想，你那仇人朝廷給他是何等威權！他自己是何等腳色！況他那裡雄兵十萬，甲士千員，猛將如雲，謀臣似雨。慢說別的，只他那幕中那幾個參謀，真真的是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深明輜路，廣有機謀；就便他帳下那班奔走的健兒，也是一個個有飛空躡壁之能，虎跳龍拿之技。他果然要探你的行藏，差那一個來不了了事？單單的要用著我這等一個推不轉揉不動的尹其明？只這些小機關你尚且見不到此，要費無限狐疑，豈不可笑！」

姑娘聽了這話，低頭一想：「這裡頭卻有這麼個理兒。我方才這一陣鬧，敢是鬧的有些孟浪。然雖如此，我輸了理可不輸氣，輸了氣也不輸嘴。且翻打他一耙，倒問他！」因問道：「你既不是那紀賊的私人，怎的曉得他是我的仇家？也要說個明白！」那先生道：「你且莫問我怎麼曉得他是你的仇家，你先說他到底可是你的仇家不是你的仇家？」

這句話，姑娘要簡捷著答應一個字「是」就完了，那又不算輸了氣了嗎？他便把話變了個相兒，倒問著人家說：「是便怎麼樣？」那先生道：「我說的果然不是，倒也不消往下再談；既然是他，這段仇你早該去報，直等到今日，卻是可惜報得遲了。我勸你早早的打斷了這個念頭。你若不聽我這良言，只怕你到了那裡，莫講取不得他的首級，就休想動他一根毫毛。這等的路遠山遙，可不白白的吃一場辛苦？」姑娘道：「嗯，那紀賊就被你說的這等利害，想就因你講的他那等威權，那等腳色，覺得我動不得他？」先生道：「非也。以姑娘的這樣志氣，那怕他怎樣的威權，怎樣的腳色？」姑娘又道：「然則便因你說的他那猛將如雲，謀臣似雨，覺得我動不得他？」

先生道：「也不然。以姑娘的本領，又那怕他甚麼猛將，甚麼謀臣？我方才攔你不必吃這場辛苦，不是說怕你報不了這仇，是說這仇用不著你報，早有一位天大地大無大不大的蓋世英雄替你報了仇去了。」姑娘道：「夢話！我這段冤仇從來不曾向人提過，就我這師傅面前也是前日才得說起，外人怎的得知？況如今世上，那有恁般大英雄作這等大事？」尹先生道：「姑娘，你且莫自負不凡，把天下英雄一筆抹倒。要知泰山雖高，更有天山；寰海之外，還有渤海。我若說起這位英雄來，只怕你倒要嚇得把舌頭一伸，頸兒一縮哩！」

姑娘聽了這話，心下暗想道：「不信世間有這等人，我怎的會不曉得？我且聽聽他端的說出個甚麼人來，有甚對證，再合他講。」便道：「我倒要聽聽這位天大地大無大不大的英雄。」

那先生道：「姑娘，你坐穩著。我說的這位蓋世英雄，便是當今九五之尊飛龍天子。」姑娘聽了，從鼻子裡笑了一聲，說：「豈有此理！尤其夢話！萬歲爺怎的曉得我有這段奇冤，替我一個小小民女報起仇來？」尹先生道：「你要知這話的原故，竟抵得一回評書。你且少安毋躁，等我把始末因由演說一番，你聽了才知我說的不是夢話。」姑娘此刻只管心裡不服氣，不知怎的，耳朵裡聽了這一路的話，覺得對胃脘，漸漸臉兒上也就和平起來，口兒裡也就乖滑起來。陪了個笑兒，叫了聲「先生」，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倒望你莫嫌絮煩，詳細說與我們知道。」

列公，你大家卻莫把那假尹先生真安老爺說的這段話，認作個撥騙十三妹的文章。這紀獻唐卻實實的是個有來處來的人。只可惜他昧了天理人情，壞了兒女心腸，送了英雄性命，弄到沒去處去。這其中還括包著一個出奇的奇人作出來的一樁出奇的事，並且還不是無根之談。說起來真個抵得一回評話，只是這回評話的彎子可繞遠了些。列公，且莫急急慌慌的要聽那十三妹到底怎的個歸著，待說書的把紀獻唐的始末原由演說出來，那十三妹的根兒、蒂兒、枝兒、葉兒，自然都明白了。

你道這話從何說起？原來書中表的那經略七省掛九頭獅子鐵印禿頭無字大將軍紀獻唐，他也是漢軍人氏。他的太翁紀延壽，內任侍郎，外任巡撫。後來因這紀獻唐的累次軍功，加銜尚書，晉贈太傅，人稱他是紀太傅。這紀太傅生了兩個兒子，長名紀望唐，次名紀獻唐。紀獻唐也生兩個兒子，一名紀成武，一名紀多文。那紀望唐自幼恪遵庭訓，循分守理，奮志讀書。那紀獻唐，當他太夫人生他這晚，忽然當院裡起了一陣狂風，那風刮得走石飛砂，偃草拔木，連門窗戶壁都撼得岌岌的要動。風過處，他太夫人正要分娩，恍惚中見一隻青睛白額黑虎撲進房來，吃了一驚，恰好這紀獻唐離懷落草。收生婆收裹起來，只聽他哭得聲音洪亮，且是相貌魁梧。

到了五六歲上，識字讀書，聰明出眾，只是生成一個杰驚不馴的性子，頑劣異常。淘氣起來，莫說平人說他勸他不聽，有時父兄的教訓他也不甚在意。年交七歲，紀太傅便送他到學房隨哥哥讀書。那先生是位老儒，見他一目十行，到口成誦，到十一二歲便把經書念完，大是穎悟，便叫他隨了哥哥聽著講書。只是他心地雖然靈通，性情卻欠淳靜，才略略有些知覺，便要搬駁先生，那先生往往就被他問得無話可講。

一日，那先生開講《中庸》，開卷便是「天命之謂性」一章。先生見了那沒頭沒腦辟空而來的十五個大字，正不知從那裡開口才入得講這「中庸」兩個字去，只得先看了一遍高頭的講章，照著那講章往下敷衍半日，才得講完。他便問道：「先生講的『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』這句話，我懂了。下面『於是人物之生，因各得其所賦之理，以為五常健順之德』，難道那物也曉得五常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不成？」先生瞪著眼睛向他道：「物怎麼不曉得五常？那羔跪乳、鳥反哺豈不是仁？獬觸邪、鶯求友豈不是義？獼知祭、雁成行豈不是禮？狐聽冰、鶻營巢豈不是智？犬守夜、雞司晨豈不是信？怎的說得物不曉得五常！」

先生這段話本也誤於朱注，講得有些牽強。他便說道：「照先生這等講起來，那下文的『人物各得其性之自然』，直說到『則謂之教，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』，難道那禽獸也曉得禮樂刑政不成？」一句話把先生問急了，說道：「依注講解，只管胡纏！人為萬物之靈，人與物，一而二、二而一者也，有甚麼分別？」他聽了哈哈大笑，說：「照這等講起來，先生也是個人，假如我如今不叫你『人』，叫你個『老物兒』，你答應不答應？」先生登時大怒，氣得渾身亂抖，大聲喊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將人比畜，放肆！放肆！我要打了！」拿起界尺來，才要拉他的手，早被他一把奪過來，扔在當地，說道：「甚嗎？你敢打二爺？二爺可是你打得的？照你這樣的先生，叫作通稱本是教書匠，到處都能僱得來。打不成我先教你吃我一腳！」吧，照著那先生的腿窩子就是一腳，把先

生踢了個大仰腳子，倒在當地。紀望唐見了，趕緊攙起先生來，一面喝禁：「兄弟，不得無禮！」只是他那裡肯受教？還在那裡頂撞先生。先生道：「反了！反了！要辭館了！」

正然鬧得煙霧塵天，恰巧紀太傅送客出來聽見。送客走後，連忙進書房來，問起原由，才再三的與先生陪禮，又把兒子著實責了一頓，說：「還求先生以不屑教誨教誨之。」那先生搖手道：「不，大人，我們賓東相處多年，君子絕交不出惡聲，晚生也不願是這等不歡而散。既蒙苦苦相留，只好單叫這大令郎作我個『陳蔡及門』，你這個二令郎憑你另請高明。倘還叫他『由也升堂』起來，我只得『不脫冕而行矣』！」

紀太傅聽說，無法，便留紀望唐一人課讀，打算給紀獻唐另請一位先生，叫他弟兄兩個各從一師受業。但是為子擇師這樁事也非常容易，更兼那紀太傅每日上朝進署，不得在家，他家太夫人又身在內堂，照應不到外面的事，這個當兒，那紀獻唐離開書房，一似溜了韁的野馬，益發淘氣得無法無天。

紀府又本是個巨族，只那些家人孩子就有一二十個，他便把這般孩子都聚在一處，不是練著揮拳弄棒，便是學著打仗衝鋒。大家頑耍。

那時國初時候，大凡旗人家裡都還有幾名家將，與如今使僱工家人的不同。那些家將也都會些撻打拳、馬槍步箭、桿子單刀、跳高爬繩的本領，所以從前征噶爾旦的時候，曾經調過八旗大員家的庫圖劫兵（滿語：牽馬的奴僕。），這項人便叫作「家將」。紀府上的幾個家將裡面有一名教師，見他家二爺好這些武藝，便逐件的指點起來。他聽得越發高興，就置辦了許多桿子單刀之類，合那群孩子每日練習。又用磚瓦一堆堆的堆起來，算作個五花陣、八卦陣，雖說是個頑意兒，也講究個休、生、傷、杜、景、死、驚、開，以至怎的五行相生，八卦相錯，怎的明增暗減，背孤擊虛，教那些孩子們穿梭一般演習，倒也大有意思。他卻搬張桌子，又擡張椅子，坐在上面，腰懸寶劍，手裡拿個旗兒指揮調度。但有走錯了的，他不是用棍打，便是用刀背針，因此那班孩子怕的神出鬼沒，沒一個不聽他的指使。

除了那些頑的之外，第一是一味地裡愛馬。他那愛馬也合人不同，不講毛皮，不講骨格，不講性情，專講本領。紀太傅家裡也有十來匹好馬，他都說無用，便著人每日到市上拉了馬來看。他那相馬的法子也與人兩道，先不騎不試，止用一個錢扔在馬肚子底下，他自己卻向馬肚子底下去揀那個錢，要那馬見了他不驚不動，他才問價。一連拉了許多名馬來看，那馬不是見了他先蹣蹣咆哮的閃躲，便是嚇得週身亂顫，甚至嚇得撒出溺來。

這日他自己出門，偶然看見拉鹽車駕轅的一匹鐵青馬，那馬生得來一身的捲毛，兩個繞眼圈兒，並且是個白鼻樑子，更是渾身磨得純泥稀爛。他失聲道：「可惜這等一個駿物埋沒風塵！」也不管那車夫肯賣不肯，便唾手一百金，硬強強的頭來。

可煞作怪，那馬憑他怎樣的摸索，風絲兒不動。他便每日親自看著，刷洗喂養起來。那消兩三個月的工夫，早變成了一匹神駿。他日後的軍功就全虧了這匹馬，此是後話。

卻說紀太傅好容易給他請著一位先生，就另收拾了一處書房，送他上學。不上一月，那先生早已辭館而去。落後一連換了十位先生，倒被他打跑了九個，那一個還是跑的快，才沒挨打。因此上前三門外那些找館的朋友聽說他家相請，便都望影而逃。那紀太傅為了這事正在煩悶，恰好這日下朝回府，轎子才得到門，轉正將要進門，忽見馬台石邊站著一個人，戴一頂兩縷涼帽，貫著個純泥滿鑄的金頂，穿一件下過水的葛布短襟袍子，套一件磨了邊兒的天青羽紗馬褂子，腳下一雙破靴，靠馬台石還放著一個竹箱兒，合小小的一捲鋪蓋、一個包袱。那人望著太傅轎旁，拖地便是一躬。轎夫見有人參見，連忙打住杵桿。太傅那時正在工部侍郎任內，見了這人，只道他是解工料的微員，吩咐道：「你想是個解官，我這私宅向來不收公事，有甚麼文批衙門投遞。」那人道：「晚生身列膠糝，不是解差。因仰慕大人的清名，特來瞻謁。倘大人不惜階前盈尺之地，進而教之，幸甚。」

那太傅素日最重讀書人，聽見他是個秀才，便命落平，就在門外下了轎。吩咐門上給他看了行李，陪那秀才進來。讓到書房待茶，分賓主坐下。因問道：「先生何來？有甚見教？」

那秀才道：「晚生姓顧名繁，別號肯堂，浙江紹興府會稽人氏。一向落魄江湖，無心進取。偶然游到帝都，聽得十停人倒有九停人說大人府上有位二公子要延師課讀。晚生也曾囑人推薦，無奈那些朋友都說這個館地是就不得的。為此晚生不揣鄙陋，竟學那毛遂自薦。倘大人看我可為公子之師，情願附驥，自問也還不至於屍位素餐，誤人子弟。」那太傅正在請不著先生，又見他雖是寒素，吐屬不凡，心下早有幾分願意，便道：「先生這等翩然而來，真是個儼不群，足占抱負。只是我這第二個豚犬，雖然天資尚可造就，其頑劣殆不可以言語形容。先生果然肯成全他，便是大幸了。請問尊寓在那裡？待弟明日竭誠拜過，再訂吉期，送關奉請。」顧肯堂道：「天下無不可化育的人材，只怕那為人師者本無化育人材的本領，又把化育人材這樁事看成個牟利的生涯，自然就難得功效了。如今既承大人青盼，多也不過三五年，晚生定要把這位公子送入清秘堂中，成就他一生事業。只是此後書房功課，大人休得過問。至於關聘，竟不消拘這形跡，便是此後的十盃兩餐，也任尊便。只今日便是個黃道吉日，請大人吩咐一個小僮，把我那半肩行李搬了進來，便可開館。又何勞大人枉駕答拜！」

紀太傅聽了大喜，一面吩咐家人打掃書房，安頓行李，收拾酒飯，預備贊儀，就著公服，便陪那先生到了書房，立刻叫紀獻唐穿衣出來拜見。一時擺上酒席，太傅先遞了一杯酒，然後才叫兒子遞上贄見拜師。顧先生不亢不卑，受了半禮，便道：「大人請便，好讓我合公子快談。」紀太傅又奉了一揖，說：「此後弟一切不問，但憑循循善誘。」說罷，辭了進去。

那紀獻唐也不知從那裡就來了這等一個先生，又見他那偃蹇寒酸樣子，更加可厭。方才只因在父親面前，勉循規矩，不好奚落他。及至陪他吃了飯，便問道：「先生，你可曉得以前那幾個先生是怎樣走的？」顧肯堂道：「聽說都是吃不起公子的打走的。」紀獻唐道：「可又來！難道你是個不怕打的不成？」顧肯堂道：「我料公子決不對我。他那些人大約都是一般呆子，想他那討打的原故，不過為著書房的功課起見。此後公子歡喜到書房來，有我這等一個人磨墨拂紙，作個伴讀，也與公子無傷；不願到書房來，我正得一覺好睡，從那裡討你的打起？」紀獻唐道：「倒莫看你這等一個人，竟知些進退！」

說著，帶了幾個小廝早走的不知去向。從此他雖不似往日的橫闊，大約一月之間也在書房坐上十天八天，但那一天之內卻在書房作不得一時半刻。

這天正遇著中旬十五六，天氣晴朗，晚來絕好的一天月色。他便帶了一群家丁，聚在箭道大空地裡，拉了一匹割馬，著個人拉著，都教那些小廝騙馬作耍。有的從老遠跑來一縱身就過去的，有的打著踢級轉著紡車過去的，有的兩手扶定迎鞍後跨豎起直柳來翻身蹣過去的。他看著大樂。

正在頑的高興，忽然一陣風兒送過一片琵琶聲音來，那琵琶彈得來十分圓熟清脆。他聽了道：「誰聽曲兒呢？」一個小小子見問，咕咚咚就撒腳跑了去打探，一時跑回來說：「沒人聽曲兒，是新來的那位顧師爺一個人兒在屋裡彈琵琶呢。」

紀獻唐道：「他會彈琵琶？走，咱們去看看去。」說著，丟下這裡，一窩蜂跑到書房。

顧肯堂見他進來，連忙放下琵琶讓坐。他道：「先生，不想你竟會這個頑意兒，莫放下，彈來我聽。」那顧肯堂重新和了弦彈起來。彈得一時金戈鐵馬破空而來，一時流水落花悠然而去。把他樂得手舞足蹈，問道：「先生，我學得會學不會？」

先生道：「既要學，怎有個不會！」就把怎的撥弦，怎的按品，怎的以工、尺、上、乙、四、合、五、六、凡九字分配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音，怎的以五音分配六呂、六律，怎的推手向外為琵琶、合手向內為瑟，怎的為挑、為弄、為勾、為撥。一一指使的他眼耳手口隨了一個心，不曾一刻少閒。

那消半月工夫，凡如《出塞》、《卸甲》、《浣陽夜月》，以至兩音板兒、兩音串兒、兩音《月兒高》、兩套令子、《松青》、《海青》、《陽關》、《普安咒》、《五名馬》之類，按譜徵歌，都學得心手相應。及至會了，卻早厭了，又問先生還會甚麼技藝。先生便把絲弦、竹管、羯鼓、方響各樣樂器，一一的教他。他一竅通百竅通，會得更覺容易。漸次學到手談、象戲、五

木、雙陸、彈棋，又漸次學到作畫、賓戲、勾股、占驗，甚至鑄印章、調印色，凡是問的，那先生無一不知，無一不能。他也每見必學，每學必會，每會必精，卻是每精必厭。然雖如此，卻也有大半年不曾出那座書房門。

一日，師生兩個正閒立空庭，望那鉤新月。他又道：「這一向悶得緊，還得先生尋個甚麼新色解悶的營生才好？」先生道：「我那解悶的本領都被公子學去了，那裡再尋甚麼新的去？我們『教學相長』，公子有甚麼本領，何不也指點我一兩件？彼此頑起來，倒也解悶。」紀獻唐道：「我的本領與這些頑意兒不同。這些頑意兒盡是些雕蟲小技，不過解悶消閒；我講得是長槍大戟東蕩西馳的本領。先生你那裡學得來！」先生道：「這些事我雖不能，卻也有志未遑。公子何不作一番我看，或者我見獵心喜，竟領會得一兩件也不見得。」他聽了道：「先生既要學，更有趣了。但是今日天色已晚，那槍棒上卻沒眼睛，可不曉得甚麼叫作師生，傷著先生不當穩便，明日卻作來先生看。」先生道：「天晚何妨！難道將來公子作了大將軍，遇著那強敵壓境，也對他說『今天天晚，不當穩便』不成？」

他聽先生這等說，更加高興。便同先生來到箭道，叫了許多家丁把些兵器搬來，趁那新月微光，使了一回拳，又繫一回桿子，再合那些家丁們比試了一番，一個個都沒有勝得他的。他便對了那先生得意洋洋賣弄他那家本領。

顧先生說：「待我也學著合公子交交手，頑回拳看。但我可是外行，公子不要見笑！」紀獻唐看著他那等拱肩縮背擺擺搖搖的樣子，不禁要笑。只因他再三要學，便合他各站了地步，自己先把左手向懷裡一攏，右手向右一橫，亮開架式，然後右腳一踉，抬左腳一轉身，便向顧先生打去，說：「著打！」

及至轉過身來向前打去，早不見了顧先生。但覺一件東西貼在辮頂上，左閃右閃，那件東西只擺脫不開；溜勢的才撥轉身來，那件東西卻又隨身轉過去了。鬧了半日，才覺出是顧先生跟在身後，把個巴掌貼在自己的腦後，再也躲閃不開，擺脫不動。惱得他想要翻轉拳頭向後搗去，卻又搗他不著。便回身一腳飛去，早見那先生倒退一步，把手往上一綽，正托住他的腳跟，說道：「公子，我這一送，你可跌倒了！拳不是這等打法，倒是頑頑桿子罷！」

這要是個識竅的，就該罷手了。無奈他一團少年盛氣，那裡肯罷手？早向地下拿起他用慣的那桿兩丈二長的白蠟桿子，使的似怪蟒一般，望了顧先生道：「來！來！來！」顧先生笑了一笑，也揀了一根短些的拿在手裡。兩下裡桿梢點地，顧先生道：「且住，顛倒你我兩個，沒啥意思，你這些管家既都會使傢伙，何不大家頑著熱鬧些？」

紀獻唐聽了，便挑了四個能使桿子的，分在左右，五個人「哈」了一聲，一齊向顧先生使來。顧先生不慌不忙，把手裡的桿子一抖，抖成一個大圓圈，早把那四個家丁的桿子撥在地下，那四人捂了手豁口只是叫疼。紀獻唐看見，往後撤了一步，把桿子一擰，奔著顧先生的肩胛向上挑來。顧先生也不破他的桿子，只把右腿一撒，左腿一蹶，前身一低，紀獻唐那條桿子早從他脊樑上面過去，使了個空。他就跟著那桿子底下打了個進步，用自己手裡的桿子向紀獻唐腿襠裡只一繳，紀獻唐一個站不牢，早翻筋斗跌倒在地。顧先生連忙丟下桿子，扶起他來，道：「孟浪！孟浪！」

紀獻唐一咕碌身爬起來，道：「先生，你這才叫本事！我一向直是瞎鬧！沒奈何，你須是盡情講究講究，指點與我！」

顧先生道：「這裡也不是講究的所在，我們還到書房去談。」說著，來到書房，他急得就等不到明日，便扯了那顧先生問長問短。

顧先生道：「你且莫絮叨叨的問這些無足重輕的閒事。你豈不聞西楚霸王有雲『一人敵不足學，請學萬人敵』的這句話麼？」紀獻唐道：「那『萬人敵』怎生輕易學得來？」顧先生道：「要學『萬人敵』，卻也易如拾芥。只是沒第二條路，只有讀書。」紀獻唐皺了皺眉道：「書我何嘗不讀，只是那些能說不能行的空談，怎幹得天下大事？」顧先生正色道：「公子此言差矣！聖賢大道，你怎生的看作空談起來？離了聖道，怎生作得個偉人？作不得個偉人，怎生幹得起大事？從古人才難得，我看你虎頭燕頤，封侯萬里；況又生在這等的望族，秉了這等的天分。你但有志讀書，我自信為識途老馬，那人金馬、步玉堂、擁高牙、樹大纛尚不足道，此時卻要學這些江湖賣藝營生何用？公子，你切切不可亂了念頭！」

書裡交代過的，紀獻唐原是個有來歷的人，一語點破，他果然從第二天起，便潛心理首簡煉揣摩起來。次年鄉試，便高中了孝廉。轉年會試，又聯捷了進士，歷升了內閣學士。朝廷見他強幹精明，材堪大用，便放了四川巡撫。那紀獻唐一生受了那顧先生的好處，合他寸步不離，便要請他一同赴任。

顧先生也無所可否。這日，紀獻唐陸辭下來，便約定顧肯堂先生第二日午刻一同動身。次日，才得起來，便見門上家人傳進一個簡帖合一本書來，回道：「顧師爺今日五鼓覓了一輛小車兒，說道：『先走一程，前途相候。』留下這兩件東西，請老爺看。」

紀獻唐聽了，便有些詫異，接過那封書一看，只見信上寫著「留別大將軍鈞啟」，心下故道：「顧先生斷不至於這等不通，我才作了個撫院，怎的便稱我大將軍起來？」又看那本書封的密密層層，面上貼了個空白紅簽，不著一字。忙忙的拆開那封信看，只見上寫道：

友生顧紫留書拜上大將軍賢友麾下：僕與足下十年相聚，自信識途老馬，底君於成，今日建牙開府矣。此去擁十萬貔貅，作西南半壁，建大業，爵上公，炳旗常，銘鐘鼎，振鐮千秋，都不足慮；所慮者，足下天資過高，人欲過重，才有餘而學不足以養之。所望刻自惕厲，進為純臣，退為孝子。自茲二十年後，足下年造不吉，時至當早圖返轡收帆，移忠作孝，倘有危急，僕當在天台、雁宕間遲君相會也。切記！切記！僕閒雲野鶴，不欲借赴軍門。昔日翩然而來，今日翩然而去。此會非偶，足下幸留意焉。秘書一本，當於無字處求之，其勿視為河漢。顧紫拜手。

他看了這封簡帖，默默無言，心下卻十分凜懼，曉得這位顧先生大大的有些道理。料想著人追趕也是無益，便連那本秘書也不敢在人面前拆看，收了起來。到了吉時，拜別宗祠父母，就赴四川而去。自此仗了顧先生那本書，一征西藏，一平桌子山，兩定青海，建了大功，一直的封到一品公爵。連他的太翁也晉贈太傅，兩個兒子也封了子男。朝廷並加賞他的寶石頂三眼花翎，四團龍褂，四開襖袍，紫韁黃帶，又特命經略七省掛九頭獅子印，稱為「禿頭無字大將軍。」

列公，你道人臣之榮至此，當怎的個報國酬恩！否則也當聽那顧肯堂先生一片苦口良言，急流勇退。誰想他倚了功高權重，早把顧先生的話也看成了一片空談！任著他那矯情劣性，便漸漸的放縱起來。又加上他那次子紀多文助桀為虐，作的那些侵冒貪贓刻殘忍的事，一時也道不盡許多。只那屈死的官民何止六七千人，入己的贓私何止三四百萬。又私行鹽茶，私販木植。豈知人欲日長，天理日消，他不禁不由的自己就撥弄起自己來了，出入衙門，便要走黃土道；驗看武弁，便要用綠頭牌；督府都要跪迎跪送；他的家人卻都濫入薦章，作到副參道府。後來竟鬧到私藏鉛彈火藥，編造讒書妖言，謀為不軌起來。他再不想我大清是何等洪福！當朝聖人是何等神聖文武！那時朝廷早照見他的肺腑，差親信大臣密密的防範訪察。便有內而內閣翰詹九卿科道，外而督撫提鎮，合詞參奏了他九十二大款的重罪。當下天顏震怒，把他革職拿問，解進京來，交在三法司議罪。三法司請將他按大逆不道大辟夷族。幸是天恩浩蕩，念他薄薄的有些軍功，法外施仁，加恩賜帛，令他自盡。他的太翁紀延壽同他長兄紀望唐革職免罪，十五歲以上男族免死充軍，女眷免給功臣為奴，獨把他那助桀為虐的次子紀多文立斬。他賜帛的那夜，獄卒人等都見那獄庭中一陣旋風，旋著猛虎大的一團黑氣，撮向半空而去。這便是那紀大將軍的始末原由一篇小傳。

窺回來再講他經略七省的時節，正是十三妹姑娘的父親作他的中軍副將。他聽得這中軍的女兒有恁般的人才本領，那時正值他第二個兒子紀多文求配，續作填房。這要遇見個趨炎附勢的，一個小小中軍，得這等一位晃動乾坤的大上司紆尊降貴合他作親家，豈有不願之理？無如這位副將爺正是位累代名臣之後，有見識、尚氣節的人。他起初選把些官職、門戶、年歲都不相當不敢攀附的套話推辭，後來那紀大將軍又著實的牢籠他，保了他堪勝總兵，又請出本省督撫提鎮強逼作伐。卻惹惱了這位爺的性兒，用了一個三國時候東吳求配的故事，道：「吾虎女豈配犬子？吾頭可斷，此話再也休提！」

這話到了那紀大將軍耳朵裡，他老羞變怒，便借樁公事，參了這位爺一本，道他「剛愎任性，遺誤軍情」。那時紀大將軍參一

員官也只當抹個臭蟲，那個敢出來辯這冤枉？可憐就把個鐵錚錚的漢子立刻革職拿問，掐在監牢。不上幾日，一口暗氣鬱結而亡。以致十三妹姑娘弄得人亡家破，還被了萬載不白、說不出口的一段奇冤。

他這等的一個孝義情性，英雄志量，如何肯甘心忍受？偏偏的又有個老母在堂，無人奉養。這段仇愈擱愈久，愈久愈深，愈深愈恨。如今不幸老母已故，想了想，一個女孩兒家，獨處空山，斷非久計，莫如早去報了這段冤仇，也算了了今生大事。這便是十三妹切齒痛心，顧不得守靈穿孝，盡禮盡哀，急急的便要遠去報仇的根子。無奈他又住在這山昏兒子裡，外間事務一概不知。鄧九公偶然得些傳言，也是那「鄉下老兒談國政」，況又只管聽他說報仇報仇，究竟不知這仇人是誰，更不想便是他聽見的那個紀獻唐。所以一直不曾提起。

直到安老爺昨日到了褚家莊，才一番筆談，談出這底裡深情的原故來。這又叫作無巧不成話。

列公，你看這段公案，那紀大將軍在天理人情之外去作人，以致辱沒兒女英雄，不足道也。只他這個中軍，從紀大將軍那等轟轟烈烈的時候，早看出紀家不是個善終之局，這人不是個載福之器，寧甘一敗塗地，不肯辱沒了自己門第，耽誤了兒女終身，也算得個人傑了！不然他怎的會生出十三妹這等晃動乾坤的一個女兒來？

剪斷閒言，言歸正傳。當下那尹先生便把這段公案照說評書一般，從那黑虎下界起，一直說到他白練套頭。這其間因礙著十三妹姑娘麵皮，卻把紀大將軍代子求婚一層，不曾提著一字。鄧九公合褚家夫妻雖然昨日聽了個大概，也直到今日才知始末根由。那些村婆村姑只當聽了一回「豆棚閒話」。

卻說十三妹起先聽了那尹先生說他這仇早有當今天子替他報了去了，也只把那先生看作個江湖流派，大言欺人。及至聽他說的有本有源，有憑有據，不容不信，只是話裡不曾聽他說到紀家求婚一節。又追問了一句道：「話雖如此，只是先生你怎見得這便是替我家報仇？」尹先生道：「姑娘，你怎麼這等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？你家這樁事，便在原參的那忌刻之罪九十二款之內，豈不是替你報過仇了？」姑娘又道：「先生，你這話真個？」尹先生道：「聖諭煌煌，焉得會假！」

姑娘道：「不是我不信，要苦苦的問你，你這句話可大有關係，不可打一字誑語。」尹先生道：「且無論我尹其明生平光明磊落，不肯妄言；便是妄言，姑娘只想，你報你家的仇，干我尹其明甚事，要來攔你？況你這樣不共戴天的勾當，誰無父母，可是欺得人的？你若不見信，只怕我身邊還帶有抄白文書一紙，不妨一看。只不知姑娘你可識字？」鄧九公道：「豈但識字，字兒忒深了！」那尹先生聽了，便從靴掖兒裡尋出一張抄白的通行上諭，遞給鄧九公，送給姑娘閱看。只見他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擗在桌兒上，把張一團青白煞氣的臉，漸漸的紅暈過來，兩手扶了膝蓋兒，目不轉睛的怔著望了他母親那口靈，良久良久，默然不語。

列公，你道他這是甚麼原故？原來這十三妹雖是將門之女，自幼喜作那些彎弓擊劍的事，這拓馳不羈，卻不是他的本來面目。只因他一生所遭不偶，拂亂流離，一團苦志酸心，便釀成了這等一個遁蹤空山遊戲三昧的樣子。如今大事已了，這要說句優俳之談，叫作「叫化子丟了獼猴了——沒得弄的了。」若歸正論，便用著那趙州和尚說的「大事已完，如喪考妣」的這兩句禪語。這兩句禪語聽了去好像個葫蘆提，列公，你只閉上眼睛想，作了一個人，文官到了人閣拜相，武官到了奏凱成功，以至才子登科，佳人新嫁，豈不是人生得意的事？不解到了那得意的時候，不知怎的，自然而然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慨。再如天下最樂的事，還有比飲酒看戲遊目快心的麼？及至到了酒闌人散，對著那燈火樓台，靜坐著一想，就覺得像有一樁無限傷心的大事，兜的堆上心來，這十三妹心裡，此刻便是恁般光景。

鄧九公合褚家夫妻看了，還只道自從他家老太太死後不曾見他落下一滴眼淚，此時聽了這個原由，定有一番大痛，正待勸他。只見他悶坐了半日，忽然浩歎了一聲，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便整了整衣襟，望空深深的作了一萬福，道：「謝天地！原來那賊的父子也有今日！」轉身又向那尹先生福了一福，謝道：「先生，多虧你說明這段因由，省了我妄奔這蕩。我倒不怕山遙水遠，渴飲饑餐，只是我趁興而去，難道還想敗興而回？豈不畫蛇添足，轉落一場話靶？」回身又向鄧九公福了一福，道：「師傅，我合你三載相依，多承你與我掌持這小小門庭，深銘肺腑，容當再報！」

鄧九公正說：「姑娘，你這話又從那裡說起？」只見他並不回答這話，早退回去坐下，冷笑了一聲，望空叫道：「母親！

父親！你二位老人家可曾聽見那紀賊父子竟被朝廷正法了？可見『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』。只是你養女兒一場，不曾得我一日孝養，從我略有些知識，便撞著這場惡姻緣，弄得父親含冤，母親落難，你女兒早辦一死，我又上無長兄，下無弱弟，無人侍奉母親，如今母親天年已終，父親大仇已報，我的大事已完，我看著你二位老人家在那不識不知的黃泉之下，好不逍遙快樂！二位老人家，你的神靈不遠，慢走一步，待你女兒趕來，合你同享那逍遙快樂也！」說著，把左手向身後一綽，便要綽起那把刀來，就想往項下一橫，拚這副月貌花容，作一團珠沉玉碎！這正是：

為防濁水汗蓮葉，先取鋼刀斷藕絲。

要知那十三妹的性命如何，下回書交代。